春秋直解

春秋直解後序

始余治春秋惟與學者商論而不敢筆之書乙未丙申閒衰病日滋代州馬珩南河間王振聲趣余曰凡子所云皆學者所未前闡也子老矣設有不諱忍使是經之義蔽晦以終古乎余感焉爲著通論九十七章分別其條理而二子少之曰是成學者之所治也必合舊說節解句釋然後蒙士牖焉踰歲而書成凡通論所載悉散見於是編而不復易其辭蓋余之爲此非將以文辭耀明於世也大

懼聖人之意終不可見焉耳其義非學者所習聞復變易其辭使反復以求其端緒曷若辭之復而易熟於目哉昔墨子之著書也言多不辨恐人之懷其文而忘其質也是則余之志也夫

春秋直解後序

始先生治春秋惟與學者滴論口授乙未丙申間先生衰將日滋　鑾與北平王兆符請曰凡先生所云學者皆未前聞也不筆之於書是經之義將蔽晦以終古先生感焉爲著通論九十七章分別其條理　鑾曰是成學者所治也必節解句釋然後蒙士能喻焉乃更爲直解踰歲而書成凡通論所載悉散見是編而不復易其辭　鑾請其故先生曰余之爲此非將以文辭耀明於世也大懼聖人之意

終不可見焉耳其義非學者所習聞復變易其辭使反復求其端緒曷若辭之從而易熟於目哉坐思昔墨子之著書也言多不辯恐人之懷其文而忘其質也是亦先生之志也夫

序

聖人作春秋辨是非以正王法所以存三代之直道也而二千餘年其義尚多鬱闇而不彰則以羣儒曲爲之說也班叔皮述古傳所稱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蓋惟正故直惟直故平易而可通而羣儒乃以曲艱之說蔽蝕其本義望溪方子有憂焉以比事屬辭之義分疏其條理俾按以全經而始終相貫作通論九十九章又懼始學者茫然不知其端緒也更爲直解使每事而求之知舍是則義

弗安說不貫然後曲說之蔽不攻而自破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爲難知所謂微辭隱義莫若齊桓城三國而書辭各異故曲爲之說者嘖嘖焉方子則曰此皆以其實書也邢則齊帥二國以城之緣陵則命諸侯城之而齊不與也楚邱則命魯獨城之而諸侯不與也按以經之法傳之事而其義了無可疑曲爲之說者莫若文之篇盟扈會扈總言諸侯而不序方子則曰七年盟扈以晉大夫而主諸侯也十

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以晉大夫列序諸侯之上也故特文以發疑而見其義證以僖二十七年盟宋書公會諸侯不言楚人而確乎其不可易曲爲之說亂雜而無章者莫若爵等同而或稱人或稱爵或稱行次或稱名方子則曰凡此皆舊史之文以爲褒貶所寓者非也使其人當褒而舊史以名書無從而得其爵與行次也其人當貶而舊史以爵與行次書無從而得其名也吳楚徐越之或稱國或稱人或備君臣之辭而一同于齊晉皆舊史

之交隨世以變因其勢之彊弱以爲詳畧而孔子
因之以見世變者也使革之以定於一則世變邪
交轉不可得而見矣至若桓之大夫不書卒以爲
皆可誅晉州蒲吳僚之弑不書晉人吳人使欒書
公子光不得脫于是獄之外子野卒以毀乃季氏
之誣辭內叛不書乃不爲三桓討賊凡此類皆大
義炳如日星者而二千餘年其覆皆未發自有方
子之說乃知精義入神發微抉隱皆以直而得之
蓋直者生人之本性理義之所從生也聖人所以

原缺

自序

自程朱二子不敢以春秋自任而是經爲絕學矣夫他書猶孔子所刪述而是經則手定也今以常人自爲一書其指意端緒必有可尋況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者乎蓋屈摺經義以附傳事者諸儒之蔽也執舊史之文爲春秋之法者傳者之蔽也聖人作經豈預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舊史所載事之煩細及立文不當者孔子削而正之可也其月日爵

次名氏或畧或詳或同或異冊書既定雖欲更之其道無由而乃用此爲褒貶乎於是脫去傳者諸儒之說必義具於經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矣然後以義理爲權衡辨其孰爲舊史之文孰爲孔子所筆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余之始爲是學也求之傳注而棼然殽亂按之經文而參互相抵蓋心殫力屈幾廢者屢焉及其久也然後知經文參互及衆說殽亂而不安者筆削之精義每出於其間所得積多因取傳注之當者幷己所見合爲

一書以俟後之君子其功與罪則非非蒙者所能自定也

春秋直解目錄

春秋直解卷之一

桐城方　苞著

余　焌

門人程　崟校讐

劉　敦

次男道輿編錄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君之始年也春王正月者周正建子之

月也周人即以子月爲春先儒謂孔子以夏時冠周月非也襄公二十八年春書無冰若夏時之春則無冰非異矣僖公十年冬書大雨雪若夏時之冬則大雨雪非異矣加王於正以春秋魯史也若周史則無以月繫王之義矣凡元年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不書即位先儒以爲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孔子削之非也即位者告廟踐祚臨羣臣也其行即位之禮而書於册者不可削也其未行即位之禮而不書於册

者。不能增也、隱將致國於桓非閔僖繼故本未行即位之禮、故舊史無其文、以爲孔子削之則義無所處矣。謂上不請命於天子則十二公之所同也。謂內不承國於先君則定公之書即位。不可通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盟者刑牲歃血而要信於神也凡會盟書及我所欲也、儀父邾君之名也。邾儀父介葛盧郳黎來稱名曾待之異於列國之君而舊史忽之也、

爵侯爵而稱公者聘禮大射儀燕禮五等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名篇則謂君爲公周制也故外諸侯卒各以其爵而葬必稱公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段鄭伯之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春秋之始公子爭國謀簒者獨稱名齊糾鄭突曹赤是也以段之獨稱名知其爲弟也凡放殺大夫稱國而不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不謂弟段不弟也曰弟段則似專罪鄭伯矣鄢段之

邑也春秋之初公子大夫未有擅其私邑者而段獨據邑以抗其君故書克敵辭也不書出奔者自僖二十八年衛元咺出奔以前外大夫公子之奔皆不書也隱桓莊閔僖五公近百年外大夫公子豈無奔者而無一見於經必其國不告或告而魯史不書也鄭突曹赤書歸而奔不見經則公子之奔不書審矣段據邑以抗君動干戈於邦內故以爲非常而志之其敗而奔則以爲不足志焉耳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則志

失賊而非志大夫公子之奔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之名非孔子所創立也周官司服職爲天王斬衰戴記昏義述焉曲禮曰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國語亦稱天王則周人舊有是稱明矣宰者冢宰咺其名也惠公者隱公之父也仲子者桓公之母也不稱夫人非嫡也賵者以車馬供喪紀也隱將致國乎桓故以桓母

之卒赴而天王因賵惠公而幷及之不書卒猶未成之爲夫人與成風敬嬴異也王臣無以官書者而宰則書志非常也天子之宰不宜供外事天子之卿無以名書者咺六卿之長而斥其名書史惡之也以天王之尊冢宰之重而違禮以媚下國苟有人心者無不藏惡也謂孔子貶而稱名非也使舊史如仍叔毛伯以行次書如宰周公以爵書孔子無從而得其名何以知其爲兼賵也謂惠公之仲子則可謂僖公之成風

則不可成風之喪歸含賵會葬王皆不稱天而賵仲子稱天王何也因惠公之賵而并及之猶未成之為夫人也若禮於成風則視夫人之常數而有加矣凡王使之至魯皆譏也不可勝譏必於其甚者而見義焉桓之篇聘稱天王至錫命而後王不稱天亦此義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內稱及外稱人先儒以為皆微者非也自傳以前外卿特至於魯然後以名見其會盟侵伐皆

稱人而不辨其爲卿爲大夫也盟者春秋時所重自外卿以名見之後列國來盟會盟列國無非貴卿而隱公即位之初使微者盟宋人非情也莒微國浮來之盟公猶親之況宋乎然則不目其人何也此諸侯與卿大夫特盟之始也故諱不書公以見義焉宿微國也其後宋人遷之始爲宋邑會盟以國地者六宿鄧曹齊邢宋是也會盟於其國則其君必與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畿內邑名伯王朝卿以行次書也秦周以前之書無言內諸侯者戴記言內諸侯亦未有五等之爵以是知詩稱召伯申伯與南仲同春秋書祭伯凡伯與榮叔南季同皆行次也召公在文王時而稱伯則非爵明矣通春秋王臣無稱侯男者則伯與子亦非五等之爵明矣（詳見文十年女栗之盟）其稱公者則天子之三公也祭周公之裔故與魯爲好而非朝非聘故直書曰來先儒謂不與其朝非也王朝卿士豈肯降列而朝於魯

觀祭叔之來以聘爲名則祭伯祭公之非朝可知矣祭與魯接者三伯與叔其行次也公則三公而以爵書

公子益師卒

凡書卒者皆卿也、卒而不日、史或失之也、自、莊、以、前、魯卿或獨書名、或幷書繫、自、傳、以、後、無不書繫與族者、列國之卿、事接於魯、或獨書名、或幷書族、自僖以後、無不書族與繫者自僖以後、列國之卿、無不書族與繫、而楚椒秦術獨名、自、

成以後楚鄭無不書族與繫而吳札獨名此國勢邦交隨世以變而舊史因之者也獨書名者畧之也幷書繫與族者詳之也重其人則詳之輕其人則畧之而先儒必求以筆削之旨或傳會先王之典法是以終不可通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穀梁子謂會者外爲主也凡盟或書公及或書公會所以辨其孰爲主也會而不盟則舍會無以屬辭焉耳 范氏甯曰凡年首月承於時

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王以配之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國之義然春秋記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例則時而不月月繫事末則月而不書王書王必皆上承春而下屬於月表年始事文莫之先所以致恭而不黷也他皆做此惟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法爾

夏五月莒人入向

向微國也穀梁傳謂我邑據桓十六年書城向也然書入向而不書伐我則非我邑明矣入者

得而不居也。自宣以前。列國卿大夫事接於魯。或稱人。或以名見。事不接於魯。則止稱人。皆舊史之文也。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魯卿也。極微國也。魯卿獨主兵。皆書帥師。用衆也。會侵伐則或書帥師。或不書帥師。以別所用之衆寡也。○汪氏克寬曰。春秋之初。大夫猶稱名而不氏。僖公以後。大夫率書氏。見世卿之盛也。經書帥師者百有三十。僖公以前書帥師

者僅九皆內大夫文宣以後外大夫家書卿師

定哀之閒尤數大夫之强又可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盟書公及內志也。蘇氏轍曰事成於日者日。

成於月者月成於時者時。故崩薨卒葬日食山

崩地震火災郊雩烝嘗盟戰滅入弑殺之類。皆

以日成。朝聘會同侵伐圍救之類。皆以月成城

築蒐狩之類。皆以時成。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履緰紀卿也卿為君逆則書逆女所以別於齊高固莒慶之自逆也內女適諸侯未有書逆者而紀伯姬獨書以其後紀亡伯姬叔姬並書於册故叔姬之歸不得略而於伯姬特書逆以明其為嫡也古者庶女常為嫡女之媵而不以長幼尊卑為序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是也若但書伯姬歸于紀叔姬歸于紀則未知誰為嫡媵焉耳先儒謂譏不親迎非也委宗社而迎婦於他國先王之禮恐不如是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內女之歸不書者也知然者郯伯姬杞叔姬書大歸而其歸不見於經也紀伯姬書歸以其後姬卒紀亡而齊侯葬之耳以是知舊史載魯事甚詳其得禮而爲常事者則孔子削之也使內女之歸與逆者舊史不備書則紀伯姬之歸履緰之逆孔子亦無從而得之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程子曰闕文也當爲紀子某伯莒子盟于密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公之妻也先儒以爲隱公之母非也君之母而未成之爲夫人者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定姒是也成之爲夫人則薨葬一同於夫人成風敬嬴是也子氏書薨而不書葬以是知其非隱母也隱妻則何以不書葬隱志乎讓而不以夫人之禮葬也不以夫人之禮葬則書夫人薨何也猶隱不舉即位之禮而史必書公也惟書公然後知不書即位爲志乎讓也惟書夫人薨

然後知不書葬爲不用夫人之禮也傳謂夫人之義從君非也古者葬各有期傳載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經書紀伯姬之葬紀侯尚存則謂君在而不葬與雖葬而不書皆未得其義也

鄭人伐衛

聲罪致討曰伐不書戰者或服而聽命或守而不出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傳曰書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食正朔也言日

不言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不言朔不言日夜食也以不書朔爲食朔前可也以書朔爲食朔後不可也以不書朔與日爲夜食尤不可也夜食而曉見其傷則既得其朔與日矣即按度以推知當夜食亦必先得其朔與日而後知其食於是夜俱不可通蓋舊史有疎闕耳其久而不食何也或食以夜或陰晦而人不見也其頻月而食何也後月之食衆所共見也前月之食史所誤推也設前月陰晦據所推以

書於策而食在後月則莫肯追正其失而並書於册矣或曰其一則日之災而謬以爲食也。旣書王正月則二月有事不復書王事起二月則書王二月至三月然後有事則書王三月若正月二月已有事而例當書時或舊史第以時書則三月雖有事亦不復書王矣如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之類是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書崩赴告及會也不書葬魯不會也崩葬皆志

者桓襄匡簡景也志崩不志葬者平惠定靈也崩葬皆不志者莊僖頃也以是知魯史所無孔子不能益也如可益則天王之崩雖易世可考而知也崩而不名臣子辭也先儒謂太上不名非也義與魯君之薨而不名同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王臣之卒赴於魯則書尹氏汰訃不稱名舊史承而書之孔子不能易也何以知其非君氏也不曰君母某氏而曰君氏非辭也且定十五年

姒氏卒書葬果君母也不宜志卒而不志葬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

賻者以貨財供喪紀也魯不賻不臣也周求之不君也不稱使當喪未君聽於冢宰而發命者非王也稱武氏子者未有職司徒以其父故任之也傳以爲大夫之未命者非也桓五年來聘稱王使亦曰仍叔之子則當喪未命之說不可通矣其與仍叔之子異辭何也使書武氏之子來求賻則似武氏有喪而其子私求賻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外諸侯稱卒非吾君也。薨者臣子之辭也其書名非吾君也。或不書名不知其名也。傳稱同盟則赴以名非也在禮死而後諱未有君死而稱名以赴者晉獻公惠公未嘗與魯同會盟通聘問。而卒書名。宿男同盟。滕子杞子來朝。而卒不書名。則趙氏匡之說亦非也皆承舊史而不可損益耳或日或不日亦史有詳畧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外諸侯盟來告則書無王命而會盟侵伐皆亂
世之事也
癸未葬宋穆公
葬而稱公周制也故傳於諸侯舉謚則必曰公
不日宋葬穆公而日葬宋穆公者據魯會而爲
言也會者非卿則不書其或日或不日舊史有
詳畧也先儒謂會葬備禮則書日畧則書時非
也齊晉失國魯人會葬敢不備禮哉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杞邑也隱公之篇書外取邑者二而後此無聞焉蓋列國交爭疆場之邑攻奪無常以爲不足赴告焉耳。陳氏傅良曰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故外取邑自隱以前則書之桓十四年宋以諸侯伐鄭取牛首而後皆不書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州吁不稱公子先儒謂孔子削其屬籍非也鄭歸生楚比皆稱公子而獨削州吁無知宋萬之屬籍其義何居蓋宋萬以前外大夫本不書繫

與族故弒君之賊亦不書繫與族慶父以後內外之大夫皆書繫與族故弒君之賊亦書繫與族此舊史之文隨世以變而不可以義理求之者也何以知非孔子削之也其已書繫與族者可削也其未書者則不能增也苟以是為褒貶設其人可褒而繫與族為舊史所不載孔子無從而得之翬稱公子則晉軼所親重而舊史特書其世繫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不期而會也古者諸侯承王事不期而道見故有遇禮春秋所書則期而見特不行盟會之禮耳春秋之初書遇者六自閔以後無聞焉蓋霸事未起諸侯之特會多故簡其禮而爲遇其後特會希有不得已而爲特會則其禮不可得而簡耳何以知經所書皆期而見也自閔以後豈遂無不期而道遇者而無一見於經則不期而道遇例不著於册書可知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州吁簒弑不能致討而反與合黨連兵惡可知矣自宣公以前外卿大夫侵伐恆稱人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魯卿也再序四國與單伯會伐宋異者此大夫與諸侯衆會之始也若但書翬帥師會伐鄭則此義不可得而見矣先儒謂以罪翬魯之黨惡非也魯之黨惡不待再序四國而見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稱國以殺則衛無君目石碏則與里克殺奚齊同文而疑於石碏之私故稱人以示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濮衛地也何以知其爲衛地也使殺於異國則當書國而不書地矣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或曰殺於國都不可以地舉也或曰告有詳畧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經書立君惟此蓋立君者當國大臣之事也君弑賊不討則無辭以告鄰國故舊史無其文陳

佗齊無知旣討而躍與小白之立不告何也以傳考之殺佗者蔡人也立躍者亦蔡人也陳之臣子國無辭以告也小白讐魯則不以立告必矣其稱人何也書尹氏立王子朝則知非周人之公也書衞人立晉則知非石碏之私也然衞之臣子可以討賊而不可以立君直書其事而功罪俱不可掩矣晉不稱公子何也公子者大夫之稱也故兄弟代立者不稱公子然則楚比棄疾之稱公子何也比右尹也棄疾縣公也其

爲大夫也舊矣不得與兄弟代立者同文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夏四月葬衛桓公

葬臣子之事也君弑賊討者二而二君皆書葬以是知不討賊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

秋衛師入郕

公羊傳曷爲或言帥師或不言帥師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自宣

必書所以示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彄魯卿也卒書公子貴重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圍者環而攻之也長葛鄭邑也自僖公以後外圍邑不書春秋之初猶以圍邑爲重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平者成也輸者納也謂輸寫其情以釋前憾蓋四年秋宋主伐鄭而魯會之至是鄭來納成欲

結魯以讐宋故後復歸祊而魯遂會鄭伐宋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會盟書會外志也

秋七月

雖無事、首時過則書、四時具而後成歳也

冬宋人取長葛

圍之朞年必強奪而後已直書其事而王法之不行可見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娣也。娣歸不書。以其後紀亡而姬歸於酅。故錄其始也。

滕侯卒

不日史失之也。不名不知其名也。不葬魯不會也。

夏城中丘

內城邑必書。諸侯封域有定制。則都邑有定數。魯次國也。而作邑二十有二。其侵幷於小國。則敗王畧也。卽自城其封內。亦踰舊制也。故雖築

以時必書僖公嘗修泮宮作閟宮而不見於經則知凡城之志皆譏矣凡書城未有繫月者城築之事非可月成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凡書弟者公子而不爲大夫者也盟聘帥師國之大政也無職司而任國之大政故書弟以志異也先儒謂譏其有寵愛之私非也使弟果賢乃以弟故而不得爲大夫任國政乎何以知其非大夫也陳招會虢放越皆稱公子使非殺世

子偃師則竟不以弟見矣是弟而爲大夫者固稱公子而不稱弟也以是知稱弟而不稱公子者爲無職也諸侯之兄弟見經者十傳獨於陳招稱司徒而經所書公子多執政則公子爲大夫之稱著矣傳謂母弟稱弟母兄稱兄非也經書兄弟無以知其爲母兄母弟也以同母爲義則弃異母之弟遂不爲傷恩任異母之弟遂不爲過寵乎其義益不可通矣

秋公伐邾

左傳爲宋討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諸侯不朝而王臣下聘非禮也凡畿內邑名伯行次也其聘也已達於魯矣歸而後見伐也知然者以內臣聘而不至外諸侯如會而未至者必書也使書至楚丘戎伐之以歸則未至而道伐之辭也卿行旅從戎以大師克之故書伐楚邱衞地也直書其事而衞不救王臣凡伯不能死於其位之罪皆見矣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外諸侯遇來告則書四年四國伐鄭衛造謀宋主兵其怨爲深故聞魯鄭之平亦重相結然往年秋魯爲宋伐邾則雖與鄭平而宋交未絕也是以垂之遇尚來告與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祊鄭地也宛鄭卿也諸侯土地受於天子鄭以歸魯罪也魯入之罪也春秋之初外卿皆不書繫與族祭仲書族命卿也孔父仇牧書族魯人

重其節乃舊史之特文也紀履緰鄭宛鄭詹不書族與魯卿無駭挾柔溺同也何以知其非大夫也成襄以後會盟侵伐列國之卿以名見而大國之大夫稱人以是知見於册書者皆卿也

○春秋之初齊魯宋衛爲大國鄭深怨宋衛故先與魯平而魯尙未與宋絶也宛來而祊入然後伐宋之謀定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不知其名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參盟始此前此不過兩國交盟參盟者摟諸侯以伐諸侯之始也魯鄭之交固故宋復連齊然瓦屋既盟齊乃親魯鄭而有中丘之師豈齊僖本欲糾合諸侯以踐先君臨長九伯之迹既乃以班爵先宋違其本志遂為魯鄭所間與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傳以稱人爲微者非也宣公以前外卿大夫皆
稱人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無駭魯卿也春秋之初魯卿非權盛者不書繫
與氏舊史之文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姓也季行次也隱公之篇無公朝京師及
魯臣聘周之文而王使三至王之不君魯之不

臣皆可見矣觀魯史所載而天下諸侯及齊晉大國舉可知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三月建寅非大雨震電之時也。雷已出電已見而復大雨雪。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以異志也。陰陽運動有常。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故春秋災異必書而必求其說則漢儒之妄也

挾卒

魯卿也

夏城郎

郎魯近邑據傳隱元年費伯已城之矣至是始書必前此城制猶未備也桓之世三國來戰於此莊之世公侯陳蔡於此齊宋又駐師於此蓋魯之要地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周官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天子之事也諸侯私

會非禮也此會必公爲鄭通於齊故明年遂會齊侯鄭伯於中邱而師期定焉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公主兵何以書翬會伐左氏以爲公後至也敗宋師者獨公二國會伐而不與戰也皆陣曰戰詐戰曰敗魯乘機逐利非剋日之戰故不與齊鄭偕齊鄭稱人將者卿大夫也不稱師師少也

翬不稱公子隱之世權未盛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在鄭北鄙三國雖入鄭而未能克故移師以狀其附庸鄭出其不意而攻之遂盡俘其衆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魯助鄭以歸祊齊助鄭爲藉其力以弱郕而謀并焉邦交之鄉背惟利是視而已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不朝於王而自相朝朝非禮也來朝而累數旅見也知然者以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同時而別言之也非天子無旅見諸侯亘書而罪不可掩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左傳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十六年書許叔入于許則前此君奔而國爲鄭敵所據明矣而不書何也平桓之間王綱初

墜舉侯擅興伐國取邑者有之矣尚未有追逐其君而強據其國者有之自入許始而魯實助之故許君之奔與鄭之貪賴其土舊史皆諱而不書而第書入許以比於入其國而不留者舊史所無孔子不能益也先儒謂奔非其罪則不書非也春秋時小國逼於大國而奔非其罪者多矣豈書奔者盡有罪乎凡書及者內志也鄭賴其土則書公及何也鄭既歸祊又助魯取郜防故以是爲報乃魯所欲也凡公之行皆不書

至以志在讓國不行飲至之禮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薨而不地故也臣子所不忍言也知然者以君之薨無不地也不書葬賊不討也葬者臣子之事也君弒而賊不討以為無臣子也知然者以外諸侯見弒賊討者二而二君皆書葬也先儒謂隱公見弒舊史必以實書非也傳稱討於寪氏有死者則當時告於國人必曰寪氏弒公矣或舊史為國諱惡則竟書公薨於寪氏矣孔子

因之是釋賊而誅無罪也欲正之當書公子軌使翬弑公於寫氏則未致然故微文志痛使後人有考焉十下言有者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

傳曰隱無正蓋以春秋紀事有以時成者則例不書月而隱公二年會戎五年矢魚六年鄭人來輸平八年宋衛遇垂九年南季來聘十一年滕薛來朝事皆以月成者例當書月而書時以此知事在正月而曲避之以見義也榕村李氏

曰終隱之世王臣屢來而隱朝聘之事無一焉是不奉正朔也。故十年無正以著其罪十二公不朝聘者衆矣而獨於隱舉法何也春秋之始也